

➡➡我与香草，说不上谁追求谁，是水到渠成吧。我一直感激香草，她是旺夫女人啊。

●我知道田尚宇跟你聊起我们小时候的经历，那些偷鸡摸狗的事确实没有少干。我们都是一个村里的，东宅小团哭完，西宅小团接着哭，隔三差五挨爹娘揍。最滑稽的是，他给我取“黑皮”这个绰号，看来我要背一辈子了。叫我“黑皮”最起劲的是香草，她胆子大，像个野小子，与我们整天玩在一起。

我和香草是同岁，但我比她晚一年上学，与小一岁的田尚宇倒是一个班念到初中。香草初中毕业没有参加中考，跟着村里几个姐妹去上海打工。第二年，我初中毕业时，看到打扮洋气的香草休假回来，她老远喊我：“黑皮，你还在念书，当大学生呀，想不想跟我出去打工，厂子里正在招人呢。”我站住，与香草说话，她身上有股香气直冲我的鼻子。我问香草：“你身上这是什么味道？”香草说：“黑皮，在乡下呆傻了吧，这是外国进口的香水，好嗅吗？”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，我一个乡下人哪里知道香水这东西，还是什么外国的。我对香草说：“好嗅，狗嗅了是不是就想亲你一口。”香草听了一点不恼怒，反而高兴得哈哈大笑，并将身子凑上来，有点挑逗地说：“黑皮，看你黑得像条小狗，你亲我呀，亲我呀。”我一边急忙朝后退，一边嘴上说着话：“香草，你什么意思，骂人呢，当我是狗啊。”香草告诉我，上海有些大老板，手里拿着砖头一样的“大哥大”，跟班前呼后拥，有钱人，好威风。她说：“黑皮，你一个男人，读书，不就为了赚钱，那有钱赚了，还读什么书。”我被香草这番唠叨，搞得头晕。稍停一下，我接过香草递来一块糖，剥了糖纸，将糖往嘴里一丢，顷刻那甜味浸透口腔，一丝丝向胃里流动，流遍全身，身体有点飘起来的感觉。“香草，你这糖也是外国的吧。”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糖，我想一定很高级，香草肯定赚了不少钱。香草说：“那倒不是，在上海南京路买的，上海的店里都有，村庄里当然不会有。”

有一点我还是想不明白，香草说有钱赚，那钱在哪里呢？香草推了我一把，她说：“你这个死黑皮，厂里做工，每个月都有工资的，有时还会发奖金，你爹在渔场撑船，做一年抵不上上海厂里一个月工资。”我爹是帮人家撑船捕小鱼，又没有文化，哪里会赚钱。就像我出生时取名字，我爹在渔场做事，随口让我娘叫我“渔场”算了，看得出我爹是潦草脾气、一笔带过的人。而童年时的玩伴田尚宇叫我“黑皮”，倒出了名。田尚宇是村庄里最羡慕香草的人，说她长相标致，懂赚钱，有眼光。他初中毕业不想中考，要跟香草姐出去打工，被他爹打了一顿，才消了辍学念头。我爹出门十天半月泡在渔场不是织网，就是出海捕鱼，从来不管我，不想管，也管不住我。我娘由我妹陪着，历来不插手我的事。

●香草假期休完，她带我去上海。第一次进城，我辨不清东西南北，沿街商店、小吃店比村庄房子还多，那些饭菜香味满街飘来飘去，我的肚子老是觉得饿。香草一副看穿我的样子，她说：“黑皮呀，我刚请你吃了饭，一条街没有走完，就又饿了，你是饿死鬼投胎吧。”我告诉香草，跟她来了上海，不要再叫我“黑皮”了，让城里人听见，难为情。其实，我知道香草才不管这些呢，她反而左一个黑皮右一个黑皮，叫得更勤了。走了一会儿，香草突然说：“黑皮，你别再说饿，进了厂子里，吃的饭让你吐出来。”我不知香草啥意思，不就吃她一顿饭嘛，用得着说这些难听话？我忍着，毕竟是我跟着香草出来打工赚钱，她是帮助我啊。

到了厂里，我嗅到一股塑料烧焦的味道，还有一种乡下医院里消毒药水味，这种怪味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，肚子里肠胃开始翻出酸水。香草带我进了一间办公室，一个光头男人亲热地叫着香草，“妹妹，到乡下好几天了，看看依脸孔都晒黑了”。香草接过话，“阿哥，你瞎说啥，我给你带来了人，是我一个村里的邻居，他叫黑皮，大名宋渔场，你工钿开爽点气”。香草头转过来看着我：“黑皮，这位是袁厂长。”我叫了一声“袁厂长好”。袁厂长点了一支香烟，说厂里正缺人手，来了好好干。就叫香草带我去二车间报到。二车间工头是个女的，她安排我先到末道工序干包装。

这是一家街道集体小厂，生产塑料制品，当初是解决街道失业青年、困难户、劳改释放人员就业而创办的，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，几乎没有上海人愿意在这种厂子里做工了。有的长期请病假，跑到广州贩牛仔裤、电子产品等紧俏货；有的停薪留职；路道粗、有背景的跟着一个行家去乡下小镇搞乡镇联营企业，或跑到国外“洋插队”打工，而这家小厂只好招农村进城青年做工，维持运转。我做的活，是从流水线到最后成品，将产品打包装箱，封箱，贴上商标，拉到仓库堆放，是最没有技术含量，主要靠力气。但每个月能拿四五百块工资，我觉得比村庄种地要赚得多。香草在一车间当工头，大概相当于车间主任，权力蛮大的，工资也高不少。平常在厂里，我很少见到香草，在车间边上，她有一间小办公室，有事她把班长叫进去。有一次，我走过一车间办公室，听到袁厂长在跟香草讲话，袁厂长说，“香草，依今后不要叫我阿哥，叫我爷叔好啦，我家里有个儿子与你同时代人，阿拉是隔一代的人。”香草嘴巴也是厉害，她对袁厂长说，“你叫我妹妹，我当然叫你阿哥哟，有啥不对啦”。看到有工人走来，我就跑掉了，没有听他们继续聊下去。

●在这家工厂，我一干就是二三年，生计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。为省路费盘缠，我很少回村庄，好在住在厂里搭建的彩钢板临时房里，不用自己掏钱，一日三餐吃食堂，比外面小饭店省钱多了。其实，平时抽烟、喝点小酒，看几场电影，给工头、老阿姨买点瓜子吃吃，余下的工资并不多。要说省钱，在村里生活比城里开销少，那时乡村落后，赚不了钱，也花不了多少钱，吃的东西都是自家种的。香草比我多回去几趟，我就托她把工资带给我娘，好让家里和我妹妹读书用。厂里有一半工人是上海人，他们觉得我黑皮是蛮懂得省钞票，经常开玩笑说我赚钱回乡下讨老婆，做我的女人肯定日子过得不会差。这些闲聊，我是听听而已，他们哪里看得起乡下人，刚进厂报到时，总是问我乡下电通了吗？去你的，都是一个上海市的，城乡差别有那么大吗？特别有意思的是，我一个班组干活的老李，他悄悄地跟我说，袁厂长家有女儿与我



情事

倾诉与聆听,城市人的情感故事。请勿对号入座。

组合 I

我难忘的一场情感经历

口述/宋渔场 整理/丁惠忠

我与香草成了夫妻

差不多大，就是人长得矮小点，身高停在一米四，再也不长了，初中毕业，一直失业在家，不愿意出去工作，说是介绍我做上门女婿。我嫌老李啰嗦，就告诉他，我在乡下有相好的。老李紧盯不放，他说你的相好是不是香草啊。我开始不搭理老李，他有点神秘地说：“黑皮，你不晓得吧，我听说袁厂长还有一个儿子，快三十岁了，袁厂长要香草做他儿媳妇呢。”这个事，香草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。我与香草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真有这种事，她不应该瞒我。

一个星期天傍晚时分，香草从村庄回城准备第二天上班，我娘托她给我带来乡下的一点吃食。香草告诉我，田尚宇考取高中了，将来肯定能考上大学。这个我一点不觉得意外，尚宇是块读书的料。我纳闷的是，要是不问香草与袁厂长儿子的事，她是不肯讲的。我不想兜圈子，就问香草。香草倒好，脸孔一板，她说：“你这个死黑皮，又想啥呢，袁厂长是讲过，他儿子不争气，轧了坏道，交了烂朋友，吸过毒，送戒毒所戒毒，人出来后，总觉得抬不起头做人，人瘦得像一根柴秆，没有力气做工，一直养在家里，袁厂长是想让我劝他儿子，年轻人之间好沟通。”听了香草的话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，我心里宽畅多了。“香草，要不我与你找个时间，一起去劝劝袁厂长的儿子吧。”香草说：“不行，我们一男一女像对小夫妻，会给袁厂长儿子刺激的，弄不好反而坏事。”香草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接过话：“香草，那你做我女朋友好了，这样介绍给大家不会太尴尬。”香草眼睛向上一挑，哼一声：“黑皮，你厚脸皮，乡下楼房没一间，跟你谈朋友到羊棚里谈啊。”稍停片刻，香草又说：“除非你当了老板，上海有套房，我就嫁给你黑皮。”我听了香草这话，真是激动人心，不管她是调侃，还是讥讽，我对香草说：“你这话当真？”香草笑着大声说：“我香草说话算数，当然当真啦。”

这是一次关键的交谈，我意识到一个男人的自尊，即使我当不成老板，仍住着工棚，娶不上香草，但我必须在城里努力一把，绝不愿意看到我村庄里香草姑娘，做袁厂长儿子这种人的老婆。另有一个原因是，田尚宇读了高中，再过三年，他考上大学，我还在厂里卖力气，那我会被村庄里的人笑话死了，所以无论如何，我不能被他甩太远，真要那样，不要说讨香草为老婆，就连做个普通朋友，都会被她看不起。

●一天晚上，我请来上海后认识的新朋友阿二头喝酒，他在一个电器配件厂做机修工，以前听他说起有个松江亲戚是建筑老板，关系处得不错。这个建筑老板的堂姐是阿二头的娘，她嫁到上海一连生下三个光头儿子，阿二头排行老二，两家经常走动来往的。我打算托阿二头问问，建筑老板那边有什么活，准备包一块下来，我与阿二头一起干，总比打工赚钱多。阿二头也是

一个想发财的人，那时市场经济放开好几年了，各种经济实体或个体户，正流行当老板，好像当了老板才算有花头。我和阿二头一拍即合，做起了老板梦。

第二天，阿二头骑自行车来找我，他说：“黑皮，这事成了。”他有点激动，我让他慢慢说。阿二头猛吸一口烟，掐灭烟头，说这个建筑老板，阿二头叫他伯伯，手上有两个工地开工了，正缺人手，那个在松江的16000平方米标准厂房，他做土建，让我俩接手做水电配套工程，前期由他垫资。这真是太出乎意料了，阿二头办事效率高。当天夜里，我找香草说了这个情况，她起初有点不相信，说哪有这等好事，被你黑皮碰到了，看来我跟你这辈子必须呆在一个村庄，不迁户口了。有了香草的支持，我的老板梦仿佛就摆在眼前。

接下来，我向袁厂长提出辞职。阿二头停薪留职，他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。我与阿二头做了分工，他主要与他的老板伯伯先谈合同事宜，我回家乡小镇摸情况，看看是否物色到有施工经验的电工、管道工等人员。几天转下来，我的水电配套工程施工队伍拉起来了。一切进展得比较顺利，这全归于建筑老板沈伯伯的大力帮助，他有心让我和阿二头两个年轻人出道，有时半夜三更他还给我俩培训，多方面得到他的言传身教。

这个工地做了整整三年，我从一个不会看图纸，对建筑行业一点不懂的门外汉，在沈伯伯的指导下，通过驻扎工地日夜苦干，学习积累，我成了行业的骨干力量。香草休息天经常来工地，看到我比在厂里时晒得更黑了，心疼地说：“黑皮，要是挺不住，咱不当老板，不要房子，回乡下去，行不？”我对香草说：“你还没有成为我老婆呢，我怎能放弃目标。”香草依偎在我的胸口，她轻轻地说：“傻瓜，我当初带你到上海打工，村庄里那么多人，为啥只带你啊，你真不懂我的心吗？”那时我真没有往那方面想，我是为了逃避读书，才离家打工。我抱着香草的肩膀问：“香草，你身上的香水味呢？”香草老实地说：“你在工地那么苦，我还抹啥香水。以前回村庄，怕村里人嗅到我身上留着的塑料怪味，才洒一点香水冲味。你以为我进了城忘了爹娘不成，你也太小瞧人了。”

第一个工地完成后，我和阿二头跟沈伯伯又做了几个工程，总共跟了他有五六年。后来，我与阿二头各自做工程，都当了老板，有资源共享，有事联系，平时各忙各的。我的生活改善了，在上海买了一大一小两套房子。香草呢，在城里，我俩当然成了夫妻，现在女儿都上初中了。我与香草，说不上谁追求谁，是水到渠成吧。我一直感激香草，她是旺夫女人啊。